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十九

明故參政崔公墓誌銘

明李夢陽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奉大夫四川右參政崔公卒於家年八十有八歲矣先是其子南祭酒銳抗疏求致仕歸是故公之終所事無憾焉君子謂祭酒能子

矣公諱陞字廷進號南郭學者稱南郭先生其先樂安人也有諱大者生彥和彥和生剛趙庫大使後累贈中憲大夫延安知府大使娶於蔡後贈恭人以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公於安陽乃後遂籍安陽公童時會父失官貧兄五四各出自營獨次兄父母居日一食然猶糲也而公於書顧益攻久之悴母蔡憐之泣謂曰兒從兄賈不易效邪公弗聽顧愈益攻書年二十六李給事中者見之異焉遂女以女後封淑人明年為成化

乙酉公舉於鄉己丑登進士第拜都水主事改武選以父憂起改主客又以母憂起武選擢職方員外郎出知延安府陟參政敷歷中外凡三十餘年公既以蓬華力致青雲巨才洪識卓越倫輩而冰蘖奮勵無殊寒約遂能輝前裕後慶流於子孫至今相人訓學誨德必曰不見南郭公少時貧邪今人凡少貧者貴顯必婪而公主客時番人有踰請者業賂鈞樞者許之矣日趣上議而公執弗僉名番人夜持玳瑁竒香各十餘斤餽公斥之

出旦聲其事遂寢公雖歷三部階五品然僦屋而居兢
兢如少時出則一瘦馬青布袍耳僮日出拾馬遺淑人
李雜諸新手爨之故自為郎官識者業以台輔期之矣
先是星變求言公與餘干蘇章同奏監闡干政妖僧蠱
惑援比愴壬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兵部尚書王恕今之
伊傅不宜置之南京奏入不報而他言者或頗及宮禁
秘密上為之怒於是書言者六十人姓名於屏擬升則
綴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故遲公獲免孝宗即位

乃有延安之命邊郡瘠耗習猾而俗夷公至立規畫固
局鑰謹簿書節浮屠省游宴時出入退果菜私園乃清
疆場覈徵稅平徭役鋤豪橫招流逸墾荒閒實廩庾乃
始葺廢墜療疾疫敦行布惠黜邪崇禮興學誨徒咸鑿
鑿名實詳具行狀中先是成化末郡大饑民大半亡漢
中山谷中公蒞郡復者十六七會屢豐斗米數錢耳斯
不足觀政邪公嘗見宜川知縣唐來馬鞍驚曰鞍如是
革邪廉其價近百金曰有一鞍百金者邪遂收按之果

盡獲其貪狀黜來又杜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惠而實易之每大言曰崔誠好然貧官也聞其自少貧吾起大獄必使之窘意公聞之必關節而公佯若不知者已而有發其殺人事者公鞠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議者謂公內明而外容剖大決難靡動聲色頗似稚圭亦相之山川之鍾與而不知履堅秉貞識體負器自郎署時定矣在郡七年擢四川右參政弘治丙辰監營壽王宮於保寧役者數萬人費覈而力舒戊午逆申王于境民

無擾者人稱之公行部勾稽既詳顧又喜廉臧否與食
事曲銳齊名蜀人語曰崔參曲食屹如雪山常如松茂
得暈疾久弗愈己未秋遂致仕歸歸三十年至是卒公
恭儉出於天性少壯隱顯一耳故能芻豢蔬糲文錦布
縕輪奐蓬茅器無飾銀服無裁綺家居檢書課農灌溉
花竹年踰八十則日焚香靜坐精神內瑩聰明長存出
入不杖卒之日顏面猶生也雖天畀之遐如報公者然
祿位未極議者每有蒼生之憾斯非命而何耶嗚呼傷

哉公生子三長南祭酒也次鉉次鉞女亦三長適丁璽
千戶次適賈澤次適張吉俱學生孫子四滂舉人次汲
次涌次泮女六長適樊剛錦衣指揮次適劉仁學生次
適李世隆次適張宗茂學生餘尚幼曾孫子一士桌女
一公卒之明年月日墓彪澗之兆與李淑人合淑人先
公六年卒業自有志刻石銘曰

積之豐用之嗇中折其翼并潔終食象賢肖德有瑗有
寔妥公茲域聚靈發祥虎變鶩翔英英洋洋後其大昌

乎

儀賓左公合葬誌銘

李夢陽

正德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廣武郡君卒既殯其子
舉人國璣筮地馬遇同人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又筮方
遇坤西南得朋於是偕術人出大梁西南行七十里至
其祖母崔瑩西獲地馬先是弘治二年六月三日儀賓
左公卒於白塔兒梨園中葬矣以弗吉遷之園東四百
步而公長子國璿死葬從之三子國玉死又從之四子

國衡死又從之衡母郭氏死又從之至是國璣盡發其諸櫬奉之西郡君塋既與公公合而諸等墓各如禮從其日為嘉靖九年二月七日其地尉氏康墻保坳也郡君父曰四鎮國將軍將軍父曰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父曰周定王周定王父是為太祖高皇帝將軍娶楊夫人以景泰二年四月十九日生郡君生十六年而婚於左左公諱夢麟字應瑞永新逢橋人也父曰左輔監察御史謫炎方驛丞而繼娶於崔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我公

炎方已而丞擢尉氏知縣攜公尉氏會恭靖王避水如尉公遂以之婚郡君為郡君儀賓授朝列大夫籍宗人府云公脩軀偉姿讀書善繪喜吟喜與家人游是時家貲鉅萬起第宅闢園田出則駿馬聳蓋僕從甚都入則引醇飫肥鳴琴揮管灑然竟日崔之殂也公廬諸墓無何疾昇歸卒矣年四十耳郡君雖貴人然天性慎惠持禮奉姑暨夫無殊於家人喚姑姑崔面背咸姑及庶姑邵面背又咸姑而夫之殂也屏澤飾却華綺蔬素終身怒不

至詈笑不見斷終其身弗踰閻見人也然早夭其三子
過痛痿痺瀝瀝涎已又亡其女暨邵氏姑又折其冢婦
竟以憂卒年七十一矣是時孫男子左驂始有婦左駟
左騶左駟左騏俱孺孫女初歸於李昆女夫李夢陽曰
於乎賢罔壽壽罔愉老罔偕三者天下之至哀也矧又
隕厥雛公之殂又火厥室廬郡君雖貴人然孀居憂驚
茹荼至矣故君子謂天道無知使賢者弗穀銘曰

田有弗獲黃矢闕之種有弗菀壅之灌之德有弗食守

一俟時嗟我公同茲永茲宅茲聚茲陽茲陰茲驅神役
祇由本達支以乘厥生以融厥明以祥以靈以觀厥成

明故宗人府儀賓左公遷葬墓誌銘

李夢陽

左公諱夢麟字應瑞年四十弘治三年六月三日病卒
葬白塔兒原梨園中葬二十二年而為正德五年於是
始徙於今墓云今墓去舊墓東西四百步而近李夢陽
曰嗚呼古不修墓乃予今忍銘我外舅焉按左氏永新
逢橋人也語曰逢橋八百左而公曾祖曰左東吳稱堂

下派東吳生仁宏仁宏生左輔是為知州公知州公為南道御史正統間嘗有激劾之章謫炎方驛丞會喪其胡夫人乃更娶崔夫人崔夫人以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公炎方驛年數歲知州公起尉氏知縣從舟行墮水流里許出不死天順五年河決大梁鎮平恭靖王如尉氏見公以之歸為其孫廣武郡君壻六年誥授公朝列大夫為儀賓云恭靖王周定王第八子於高皇帝為庶孫而周定憲時儀賓最貴重與封疆官分席而抗禮道

逢則以鞭相揖及公為儀賓乃諸儀賓者業稍稍降矣
公出獨張蓋駿馬見諸所官悉如前定憲時諸所官不
平也久之乃顧獨敬重公以公才行固然公固美貌奇
偉作詩善畫今祿給不以時王孫貧者出或不能具驢
車矧如儀賓矧如我外舅行嗟嗟悲乎悲乎郡君父曰
四鎮國將軍溺佛燒丹四方諸以佛燒丹來率輒騙其
金資居無何將軍貧債負以萬數無能償而衆債家輒
又日譁其門將軍泣欲尋死會公謁將軍出因佯呼曰

將軍死矣衆愕然欲散走公乃止之謂曰若等自度將軍力能盡償汝乎且汝等必迫之使死乃已邪衆業懼無敢言者公曰假如人償其半能以全券見還乎衆皆喜諾謝曰願矣於是公乃自往貸諸豪富家緡諸豪富故雅重公乃無不願與緡如其半數公又輒陰易絲絮布帛銅錫等昂其直與債家因又勒其半三之一而即以其一轉生息償前諸豪富家歲餘諸所負者皆平矣公病革強起坐會氣絕將軍曰嗟我固謂吾兒為佛也

力主坐葬於是公有四子長曰國璿年十三歲次曰國
璣年十一歲次曰國玉次曰國衡年各四歲以甲冑蓋
咸莫克成我公葬事公卒十四年而國璿卒葬之又八
年國玉卒將葬國璣號哭向母郡君叩頭請曰夫葬者
所以妥體魄而棲靈神也乃我父忍營營建茲郡君哭
曰嗟女夫謂何於是李夢陽趨而進相向哭對曰禮也
乃於是謀徙於今墓葬用北首焉然公肌體完也髮鬚
不脫落故衣衾弗朽也是時郡君髮髻皓皓皤皤其二

子四婦孫四男二女暨厥壻厥女暨外孫環之哭嗚呼
公詎知二十年後如此哉父老曰往水退有人爭田邊
我田公乃置酒召諸爭者謂曰第捐其餘與我乃其人
慚罷爭亦不侵於我田即令塋地云蓋左氏三世異墓
曰仁宏者永新神公壇墓其彭夫人襄陽墓知州公永
新左方墓胡夫人炎方驛墓崔夫人尉氏墓惟公墓今
並塋其子銘曰

下不墊黃泉上不見白日改而妥之公以室

高處士合墓誌銘

李夢陽

高處士者大梁人也名瑾字彥節年六十八歲正德四年二月五日而卒塋鄭門塋矣後十有二年為正德辛巳而其配侯氏亦卒以明年正月二十七日啟處士窆合馬侯氏少其夫二歲卒之年七十八矣生二男子長曰珣東明縣丞擢知縣又知東光次曰璐從弟提殺之二女子一歸周鏞驛丞一歸陸澍典膳珣生三男子長曰爵次曰仲嗣縣學生次曰叔嗣舉人璐一男子曰

愛李子曰孔子有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予誦其言未嘗不酸心流涕也蓋重傷時俗之偷云夫感贖成真溺華忘實礦金璞玉非其人莫識也乃人見藝材辯博豪縱赫霍輒斂讐慕效稱賢或我冠飛纓氣使威喝則又嗟羨敬事之遂令閭閻山野恂朴自修力田飭行之夫閭沔無聞不見禮於輩流吁時之偷亦甚矣乃余今幸知高處士處士固閭沔人也夷攷其行則孝弟儉直者也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為

歡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為執鞭或道旁伺
顏色蓋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然不務裘馬
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負欠割券馳一空車歸
里人望見盡笑之處士不較也珣丞東明也強逆處士
官邸感額曰吾自不入公府今公府居耶會舊令代之
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默然熟視之已而曰
君似弗如也令嘆服其直人又言處士家居里巷子弟
見之為起拜肅立僮僕假借不復關白其主人雞豚放

猶一家斯蓋足為淳風矣侯氏者岩之女也事姑猶夫
事母事二嫂猶夫事二兄嫂之子提殺璐也侯與處士
計曰吾幸尚有珣柰何令伯氏亡後卒出之獄以百金
詣處士謝處士不受詣侯謝侯亦不受曰吾利而金出
汝耶君子謂夫婦者足為媿德駢美者矣而顧咸閻泐
閻閻弗彰吁足傷矣足傷矣珣之知東光也亦強逆侯
侯弗徃曰汝父不恬公府吾獨能跋涉就汝耶人言侯
即老親戚子弟罕得見其面禮婦人問答不踰閭出則

擁蔽其面殆斯之類也夫叔嗣曰吾先洧人也高皇帝
定天下也立幟以定民曰赤幟軍白幟民曰義者傳白
幟遂徙大梁從民義生一子九九生一子清清娶李氏
生三子聰讓處士銘曰

墨不能朱石不能糜松栢冬榮厥操詎移居約履躋驗
秉觀頤我躋彼蹶彼昭我晦匪材而富匪爵而貴蹈貞
服朴是曰民良高恰布衣孝弟直方閭里起敬閨人贊
襄臧獲循循子孫赫昌今之梁孟考世莫識不有白季

孰知冀缺不有景升孰欽龐德我言匪蕪徵此銘石

處士松山先生墓誌銘

李夢陽

大明正德四年六月四日處士松山先生卒年七十有六歲先是處士便數諸飲食不可口顧惟啜白酒又足時時腫無力謂予曰歲在蛇矣吾其死乎死則子銘其墓余止之曰胡言之遽耶然竟死也悲夫處士有甥曰王洎賢而文實主乃塋事來速銘而處士弟珮會又以其遺事來赴因並掇拾為志志曰處士姓丘氏名琥字

伯玉號松山蘭陽人也父陵官至山西左布政使娶谷氏夫人生四子處士長也幼穎異於書無所不讀然刻苦因而吐血服白朮丸數十升愈已又時病目迺棄去以商遊吳中盡發其蘊為詩由是知名吳中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處士心知其盜也佯落簪舟底而盡出其衣衾鋪設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童與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戕人於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丘

公人服其智經營四十餘年遂起至千金顧盡散諸弟
男女及族人若所識貧乏者已而金輒復集集而復散
終不為自計嘗起第大梁東門結亭蒔芙蓉菊亭旁更為
詩先後所為詩積萬餘數造詞嶮荆棘澁大類黃韓亦
為金元曲而比事假托謔浪不恭大抵玩世而世所不
平酒中竦身按歌其音亮重越裂出宮雜商若敲金戛
石歌竟引滿掀髯而笑人莫之測也居常布衣簷帽非
名士而罕與往來蓋終其身足跡不至公府云謂人曰

吾死稱為松山處士足矣竟以此卒先娶劉氏生子忠
上洛王教授先卒繼朱氏生女適生員薛翥側室潘氏
生子鐔常自憤其末年家事不遂臨終曰我死薄斂不
用槨棺首第書曰丘松山不瞑目之柩又曰死即反葬
毋殯鐔奉治命以卒之六日而反於蘭陽之兆與劉氏
合忠有五子四女銘曰

丘氏之先肇自東明曰丘彥德始遷蘭陽傳之仲和實
生士能士能生陵處士三季璐瑄及珙璐至參政珙為

縣令珮才亦處處士捐館二季先喪惟珮緋挽於乎處士遠蹈跨時危行德孤敦實斂華獨行不疑人皆刳刳我約而腴季承以官承志者吾歸於玄所從父母祖

梅山先生墓誌銘

李夢陽

嘉靖元年九月十五日梅山先生卒於汴邸李子聞之繞楹彷徨行曰前予造梅山猶見之謂病愈且起今死耶昨之暮其族子演倉皇來泣言買棺事予猶疑之乃今死耶於是趣駕往吊馬門有懸紙總帷在堂演也擗

踊號於棺側李子反也食弗甘寢弗安也數日馬時自
念曰梅山梅山梅山姓鮑氏名弼字以忠歙縣人也年
二十餘與其兄鮑雄氏商於汴李氏識焉商二十年餘
矣無何數年不來李子問演鮑七奚不來也演曰父母
兄三喪曰喪舉矣奚不來也曰七叔父四十四歲始有
子而姪也一耳以是大係乎身家已又問鮑七何為演
曰理生飭行訓幼睦族玩編修藝課田省植八者焉已
其久也內乎而外化之是故鄉人質平剖疑決謀焉益

者必之焉故效良則芳標美規懿者必曰鮑梅山鮑梅
山云正德十六年秋梅山子來李子見其體腴厚喜握
其手曰梅山肥耶梅山笑曰吾能醫曰更奚能曰能形
家者流曰更奚能曰能詩李子乃大詫喜拳其背曰汝
吳下阿蒙耶別數年而能詩能醫能形家者流李子有
貴客邀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觴細杯窮日落
月梅山醉每據牀放歌厥聲悠揚而激烈已大笑觴客
客亦大笑和歌醉歡李子則又拳其背曰久別汝汝能

酒又善歌耶客初輕梅山於是則大器重之相結內明
日造梅山邸款馬汴人有貴客欲其歡於是多邀梅山
梅山遂坐豪酒病損痺今年夏患瘧李子往候之梅山
起牀坐曰彌瘧幸愈第痰多耳然業處分諸件令演辯
酒食俟其起觴客別而還歛也先是梅山作憶子詩曰
吾兒屈指一載別他鄉回首長相思在抱兩週知數日
携行三歲隨歌詩筵前與誰論賓主膝上為我開鬚眉
情偏憶汝老更苦中夜難禁回夢時李子因說曰君病

無苦念家梅山曰諾諾不數日而君蓋棺矣嗟梅山梅
山梅山又嘗作燈花詩秋燈何太喜一焰發三葩擬報
明朝信應先此夜花重重輝絳玉朵朵艷丹霞愛爾真
忘寐聞蛩忽憶家李子曰君詩佳頓如此梅山曰吾往
與孫太白觴於吳門江上酣歌弄月冥心頓會孫時有
綿疾吾醫之立愈諺曰盧醫不自醫誠自醫之黃岐鵲
佗至今存可也嗟梅山梅山叔牙後也其居歛也
號棠樾鮑氏趙宋時有遇賊而父子爭死者於是所居

里號慈孝里云梅山父鮑珍也珍父文方文父思齊
珍號清逸高尚人也娶王氏生二子次者梅山梅山娶
江氏生一男子二女子男曰若渭今六歲矣梅山生成
化甲午某月日距今嘉靖壬午得年四十九而其櫬還
也演實匍匐苦心以之還厥情猶子也以某年月日葬
某山之兆銘曰

崎嶇嶮巖人謂非險淵洄瀕洞猶謂之淺坦彼周行彼
復而迷桃李何言下自成蹊吁嗟鮑子胡不汝悲胡不

汝思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誌銘

李夢陽

宜人者李夢陽妻也左氏蓋永新人曰仁宏者生秦州知州輔輔生宗人府儀賓夢麟而儀賓婚廣武郡君成化乙未十月巳丑生左氏於汴邸郡君者鎮平恭靖王孫周定王第八子也左氏生十六年歸李氏李氏者陝以西人也李子父曰奉直君奉直君為封丘溫和王教授居汴而挈其子夢陽來初李子的婚約咸不之婚也

曰教授微而貧及幼左氏儀賓則顧獨喜入白其母並
郡君氏母郡君乃亦咸不之婚也曰夫非李教授兒耶
微而貧儀賓曰李氏子才竟婚李氏是時李子生十有
九年矣明年為弘治辛亥左氏生子枝云踰年壬子李
子舉陝西鄉試第一癸丑登進士第左氏從李子京師
會姑舅連喪李子西於是從而西戊午李子拜戶部主
事居京師左氏復從京師已從通州己未孝宗皇帝上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尊號封左氏安人給勅命壬戌李

子權舟河西務左氏從河西務明年李子餉軍西夏挈左氏還過汴是時儀賓母儀賓亡矣獨郡君而左氏翟冠翠翹揚帔曳裙見馬其行于于也暫而頽瑱而流珠郡君喜已而泣顧謂侍人曰向謂李生微而貧乃今若此矣因道儀賓語云云愈益泣而慟乙丑李子進戶部員外郎會今皇帝上兩宮尊號左氏進封宜人給誥命兩命咸羨辭云明年丙寅為正德元年李子進郎中是年冬尚書洪洞韓公率百官彈宦官劉瑾等瑾以彈事

出李手明年正月驀逐李子奪其官於是左氏從李子
還而潛大梁墟中己巳左氏兒有婦矣庚午瑾誅明年
李子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學是年左氏有孫矣壬申
李子迎左氏於江西左氏泝河行值樁舟破僅免入江
過馬當帆脚打僮人落江没及湖口風逆困崖下洄渦
中舟突崖石時時響於是左氏怖欲死計繫之登石免
甲戌李子以與江御史構從理官於上饒而徙左氏星
子會訛言賊過星子於是左氏自徙於潯陽是年李子

官復罷道潯陽就左氏沂江入漢至於襄陽將居焉會
秋積雨大水堤幾潰左氏曰子不心大梁非患水耶夫
襄汴奚殊矣且蘇門箕穎之間可盡謂非丘壑地哉李
子寤於是挈左氏歸歸而左氏病踰年骨立死死之日
正德丙子五月丁未年四十二矣翌日牲奠左氏烹牲
腸腸自團織文理陰陽狀若流蘇垂綏夾耳提襟在上
李子觀之哭愈慟曰嗚呼神哉於是賦結腸之篇李子
哭語人曰妻亡而予然後知吾妻也人曰何也李子曰

往予學若官不問家事今事不問不舉矣留賓酒食稱
賓至今不至矣即至弗稱矣往予不見器處用之具今
器棄擲弗收矣然又善碎損往醯醬鹽豉弗乏也今不
繼舊矣鷄鴨羊豕時食今食弗時瘦矣妻在內無嘻嘻
門予出即夜弗扃也門今扃內嘻嘻矣予往不識衣垢
今不命之澣不澣矣縫剪描刺妻不假手不襲巧咸足
師今無足師者矣然又假手人往予有古今之愼難友
言而言之妻今入而無與言者故曰妻亡而予然後知

吾妻也李子買大陽之山嘉靖某年月日葬左氏山下杉棺柏槨負坎抱離四山三水是山也鈞州北三十里里曰東張南稱把裏右嵩前賴左連具茨李子曰嗚呼匪志曷彰匪銘曷藏志防虞銘永處矧吾妻矧又吾知吾妻於是志之而復銘之而刻之石銘曰

坎而宮汝藏汝風亦既考終汝曰咈約而修伸妍而短屈惟屈與伸由人匪人繹而思之我心如焚迺竟汝分生雖汝分歿汝共墳萬紀千秋孰短孰修汝樂斯丘

夫人賈氏墓誌銘

李夢陽

夫人賈氏者輔國將軍鎔夫人也夫人蓋通許人父曰
賈宏滄州判官母曰王氏判官父恪布政司參議參議
父麒封監察御史監察父贊鉛山知縣判官弟定按察
司僉事定弟宗宗人府儀賓賈氏蓋四世甲郡中而夫
人者會又輔國輔國者鎮平恭靖王孫而七鎮國者子
也七鎮國女弟又配儀賓宗接姻重戚賈氏貴盛矣而
夫人乃顧謙約孝敬沈慧姑田夫人者嚴人也杖人不

百不止夫人事之顧事事當姑夫人意歡其心輔國者見夫人事事當姑夫人意也於是悉家事委夫人夫人即又事事當輔國意懽其心於是輔國優游日書史酒食與學士遊及有子女夫人視諸妾子女無殊已子女於是又盡當諸妾意懽其心而夫人子河詩書文雅謙約孝敬沈慧又盡如夫人故君子謂輔國有子賈氏有甥諺曰胡萋不結瓜菽根不產麻言物必有種也今以賈夫人觀之信哉初夫人童時面盆中嘗見軒幢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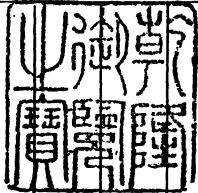
蓋之形驚指謂人及長家人夢人送夫人以霞帔而僉
事定時知絳州亦夢之故賈氏諸女無如夫人貴者然
天固定之矣夫人生成化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
弘治七年十二月歸輔國正德元年奉令皇帝誥封夫
人正德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一歲夫人疾
草也猶力起頰櫛坐子河暨諸子女侍涕泣問夫人弗
答也徐而曰吁予侍汝父二十七年矣今幸全而終吾
目瞑矣吾伯叔姊妹者八也支離而夭折者多矣而吾

幸而為夫人有子若孫吾尚有憾耶河聞之愈益慟有聲夫人曰河母慟也人孰非死者矣既而曰取我服用珍綺諸物來於是盡散諸子女妾者會輔國亦傍涕泣問夫人曰終事慎而已永久之徒事觀羨無益也輔國又問夫人笑而曰君慮閔損單衣耶何問之數也竟無悽色哀鳴焉將絕曰取命冠服來此國典也吾冠服之見祖宗於地下君子曰夫死者人之大閑也今觀賈夫人臨絕而不亂女之君子耶而輔國昨見予則曰夫人

蓋名瓊英云曰咸英者僉事定女也為時知縣妻時知縣死賊也其妻見賊而後死之夫人聞之曰吁吾姊見賊而後死乎不如不見賊而死之為愈也李子曰予讀列女傳見其拊撫賢淑六種是分未嘗不嘆婦材之難也今觀賈夫人生平之懿臨絕之音不為全乎雖然其壽嗇矣與之角者將去其齒乎輔國與其子河請李子請曰夫人以卒之年十二月一日葬城東白塔原願先生銘之李子曰予往聞夫人而嘗嘆婦材之難也銘烏

乎辭乃銘之銘曰

坎而封者同耶貞而淑者獨耶潛而輝者珠耶藏而潤者玉耶吁夫人吁夫人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七至
二百一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馮士新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

王淑人墓誌銘 明 崔銑

太史氏曰春秋常事不書禮內言不出閨門之事君子
自考其德者也前史言列女者或以辯言或以書史文
字廣獵聞異而不知其長亂李勳部曰予姻陳都指揮

紀長厚人也君繼妻王淑人宮女也事太皇太后上即位放宮女千人淑人歸陳君當是時陳君有父老矣有三弟有室矣有子一女二幼矣淑人咸宜之蔑有間言陳君無他子淑人每飾少姬令御於陳君姻族貧及有喪不克襄必告於陳君周之必以厚其自奉尺布以上不輕費也每昕夕侍於陳君所或自奉巾櫛陳君止之曰非缺侍人也淑人曰事夫禮也不可以有人怠今年四十四春秋矣五月十七日以疾疾終陳君喪之慟李

大器曰陳君其非過哀者歟夫殄厥嗣者妬婦也天厥
生者艷婦也廢厥事者慵婦也敗厥禮者驕婦也離厥
兄弟者讒婦也長厥亂者哲婦也喪厥家族者橫婦也
故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陳君者兄弟安之姻族賴之
多矣其獲助于內者銘曰

甲戌維歲未維月陳率葬妻紙坊側

工科都給事中李君墓誌銘

羅玘

弘治十一年三月十四日予友工科都給事中李充昭

年四十六卒於官前二月二十一日予過其邸扉罨罨
四閨中切切作微語叩啟之蓬首曳屨面驚喘呶失聲
久強瞠語予曰昨趨朝傷甚今逆氣矣又七日過其外
直廬隸遮入則已鈎幙延頸急湏予入曰已二宿於此
可筒酒乎剝脯乎啖我也覺其神志荒亂急按之其膚
如寒冰而爪及其骨予驚而促之歸歸十日又往候之
方以藥汁沃兩股股腫達臍如冒鼓至掠其肱則已如
稿木猶掣而諱曰行瘳矣至是日知不可起乃遺書謝

父母昆弟無一語及其妻子而逝士大夫徃哭如市明日罷朝聚語者半或曰使夫人無死吾見敝車羸馬以朝者克昭嘗使寧藩卻王金人知之故云或曰使夫人無死吾見慟哭裂麻者克昭居諫垣不欲瑣瑣言言必警動當世不然終不言人望之故云下至閭巷小人亦有嘆惜其死之遽者蓋其為人沈默寬裕持重知大體不銜噉噉名是時周王與行臺大臣交惡詔徃訊之予於其行發數難以觀其意曰以宗室尊王以移任處大

臣則釋矣既至果然陞工科右給事中又轉左給事中
嘗處分畿內籍地戚里大闢歛手割正寂無影響成化
末予與之同以進士改庶吉士今致仕吏部尚書公其
從伯父也方掌吏權第宅在西長安而充昭顧僦屋極
於東委巷中日夕閉其舍兒不使與隣兒接杜其或譏
張也人問其故曰吾見富貴盈溢親戚子弟鮮有不同
敗覆者後尚書去位完名不污充昭助之居多平生喜
追悔菴書法久乃逼真尤善為詩多至千餘篇文殺大

半馬嘗從容語予曰羅允叔評吾文與子軌語已啞啞
笑自負予戲之曰奏議似宣公即當至矣蓋知其有待
大也孰謂其遽止於是耶克昭諱漢號方塘南昌豐城
人曾大父伯行大父端輔太學生父資志封刑科給事
中母羅氏封孺人妻張氏子僕徹侶三人僕先三歲遣
歸代養徹以喪歸癸亥年十一月初七日塋縣治龍窟
里之原塋當有銘程正之以狀來督予銘未綴云克昭
母娠止八月將疾夢人遺大書曰哭考以今驗之哭考

者考哭之也嗚乎哲人死生其果有異哉銘曰

家失賢于國失良臣子失嚴父婦失良人嗟乎克昭而
反其真

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墓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謚也國朝之制非
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皇帝御極遡
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
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為國子生而特賜今謚

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
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
通其天文地理大乙壬竒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
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恣然心憚
寇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為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
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
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
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

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
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
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
得亂政遂以癸丑三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
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即問
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
其實嵩更借以為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
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

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昏嵩黨竟擬公詐傳親王令
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
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
部創甚吏畏禍莫敢睨公公乃自破甕碗刺右股出血
數升已復手小必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為戰悚
公顧自如如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
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徃徃

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為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為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

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世貞為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馮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為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為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

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參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求請建祠

保定賜額曰旌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
斥逐嗚呼後之欲為君子小人者可以鑑矣公生以正
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即應尾次曰應
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為
祭酒竒公文因日進公為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
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
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卹之及
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銘曰

萬物稟氣以為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奮
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為憤地為震歲星一終天乃定
羣姦漸滅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廢制詞前後相輝映
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為世鏡

守齋邵先生墓誌銘

徐禎卿

守齋先生卒之二年其孤天相等奉柩塋於虞山北麓
興福寺之南原合其母朱氏之兆門人徐某謹撫其行
以誌其墓曰先生少孤而警厲遇弱弟妹輒有條範事

有所出不煩於凡而母安之奉母尤謹於禮從聞榮邑
理暨聞大理遠明二先生遊習進士業補縣學生試累
不利乃棄去教授鄉里時少參章公方伯呂公大理章
公遠近延處館下為弟子師莫不推敬而先生能自重
其道固有下馬晚歲家居及門者日衆先生嚴督不少
弛教且有法故弟子多有造焉性直毅於鄉黨罕游洽
然處夫婦間終身驩然無間言先是其配以弘治丙辰
卒先生哭之哀斂葬以禮越五年而先生疾不起寔卒

酉三月甲子也年五十有四塋以癸亥十月四日子男
三人曰天相娶嚴氏天賜娶朱氏天挺聘蘇氏孫男二
人曰必在必堅先生初諱楫更諱木字時濟別號守齋
居士曾祖道貴祖彥臯父惟本母葛氏世常熟人先生
蚤事經術晚好以觴咏自娛所著有守齋遺稿某年十
三四時嘗從先生授章句義不可以不銘銘曰

咀經發文正且博律身以嚴友道樸抱器不達命厄薄
教育羣才志孔樂壽不及德吁可愕澄精歛魂返玄壑

虞山之陰建新柳既固且祥永焉托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一

戶部主事周蹟山公墓誌銘

明王慎中

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懷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袞職之闕亦其志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

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說羣而諂之夫使身違其責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并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逢殃為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為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為思出其位無益於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位之私計而陽為是說以自解脫耳議論不明於世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蓋由

此夫君仕為戶部主事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權有可
舉之職會計當出納平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
而憂盛世危聖主蒿目怛衷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
於位者其志然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
悔也君天也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為東西南北之行
亦事之所不能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
家孝與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為戶部始監草場繼
督德州倉儲最後權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君絕無

所近如置玉涅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菲衣糲食挾
冊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口講神
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為向而謹趨捨慎操術卓然必
為君子矣其應詔一疏冀以微誠感悟非為求死也主
上怒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欲其死也而君不幸死
蓋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其言且益多必不
為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脩障圉患至禍及必能以
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予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

無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姓周名天佐字宇弼泉州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曰暹為子上疏逮杖之日為辛丑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未二月一日為年三十一耳其仕不久其年不永其學專銳而方進其行勤修而日敏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時余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予曰不可使周君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

余奉唐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琅以狀委
余曰貧不能塋無子賴諸當路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
後市之里寶蓋山之麓穿墻堅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
月十五日塋矣願有誌余不敢辭予惟唐君之不欲君
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
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然
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而有
孤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銘曰

以為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為不可以死耶亦非所以明為臣之義以一死為足以傳耶則君之好脩不止於是以為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若此

冠帶散官涂翁墓誌銘

王慎中

由臨漳門西出曰筍江關比閭聯突烟起於屋雷東西行者騎躡蹄輿憂轂有橋翼然橫江如垂虹飲漢縱東西以達其興起繫人利病可觀也每橋圯首事鳩財以佐官召役使圯者治行者不病役訖螭竿龜蹲載穹碣

以記不忘鑄題石後曰倡義董役耆老某則涂慄齋翁
紹也歲饑人餓瘠道死官為勸分聚米煮粥活之出米
多受獎則又涂翁也縣官度經費不足懸格募人出錢
計其多寡予散官大小以酬之人皆惜錢莫肯應格佐
縣官勇赴不吝出錢多得予散官七品賜給衣冠以別
鄉人則又涂翁也翁本由貧起富以嗇致豐度事出費
不妄損一介至所當為能不嗇如此戎籍有涂伯堅者
不知誰姓戶已絕名猶繫籍中仇人指以誣翁之族曰

是為伯堅之涂當勾丁應籍以從伍族人咋齒彈指相
視莫知所為翁跳身獨出鳴於官仇人故勁敵不肯服
淹三歲乃決費至數百金族人未嘗捐銖髮其不嗇於
所當為此尤著可記也晚歲自營墓地於槐市山之原
或謂翁康疆無艾胡遽謀此子孫多而材何至自為此
翁應之曰恒言人生百歲然世何嘗見百歲人即百歲
亦必死吾之為此非憂子孫不能葬我所以曉世之不
知命者自是盡棄生事以產業分其子留田數畝衣食

其中節縮移用寬然有餘意怡如也老而耳目聰明形氣不倦比卒猶炯然悅豫無呻呼砭餌沈綿枕席之苦茲所謂以天年終者予嘗與翁之孫思謙游思謙來乞銘以塋曰吾祖也賢翁之子淳孫謹夫復因友人求通於予來趣銘曰吾父祖也賢其急於不泯其親而知所托以盡其無已之情事世之庸子頑孫視之良愧翁可為不沒矣予既不恁拒淳等之意而翁之賢有可思者故諾其請銘曰

時所謂富者以纖細致鉅羨深有味於細有寧死不苟
擲一錢又握利權久目營足赴惟恐有失如沐漆染膩
終身不能釋去貧苦日長而富者患歲之促聞人言死
掩耳不肯聽翁皆反之茲其所以為賢與

廣東巡檢涂靜軒墓誌銘

王慎中

予一日行游野外至窰市登所謂槐市山者岡盤隴逗
茂林繁薄之間有城佳哉後墓而前廬直欵其扁入門
門內闔外植石為表題曰涂慄齋翁壽域洎子靜軒公

之壙涉唐厯階主人深衣練冠而出揖乃予嘗所與游
涂君思謙益夫也予曰君之親塋耶乃倚墓廬而居也
益夫曰未也吾祖卜此以待曰樂哉斯丘冢子吾甚愛
之又長也不宜遠我死則淵也從我家婦朱氏從吾妻
塋焉淵先人之諱而號靜軒者也先人歿十年矣以吾
祖之命不敢他塋以吾祖之存而不忍前塋也謙也聞
之未塋服不變而吾祖之存也故為是衣冠以處手植
墓木日護月撫見其茂長躬治堂寢朝糞夕除勿使穢

蔓所以用勞於吾祖而致哀於亡父也且亡父之志有甚足悲者父出魁岸負奇氣不樂為齊氓期以功名自顯閉戶讀誦窮日夜不輟至懸髮屋梁以警睡其自苦如此然輒試輒黜慚沮發憤怒罵擲研裂卷棄去從掾史得一官為廣東梁家沙巡檢戴冠束帶歸拜親於庭下意殊歎吾祖望見冠衣儼然官人也為發笑見齒父始稍降慚憤曰亦足博吾親一笑矣其為梁家沙及再除神安鎮譏禦非常之外不羅索人一錢曰小官何足

為名聊以明吾本志俛而就此者不樂為齊氓耳非汨
卑冗以牟纖細者也晚學為詩不甚求工解亦以自別
他掾事刀筆而不曉文墨者尤破去岸幅好傾盡與人
為歡若恐人知其為是官然此其足悲也予重益夫之
詞有禮而能言其父別去踰年而益夫衰衣俟門容感
詞哀拜而不起曰吾祖與父今將同歸於此土矣吾父
之志不能以儒業顯卒由掾途知其抱慚憤以至沒也
思謙不肖又無以發先人之志而慰地下之知惟得大

人君子書其姓名納之幽為足以塞其慚而蠲其憤日夜念此至熟必以累先生矣且辱志吾祖之塋敢並以請予不得辭乃一日而銘涂氏父子兩世銘曰

瞻彼墓矣其位而碩形魄沈墨維此之宅瞻彼廬矣既靚且嚮魂氣清揚茲游之鄉神之游斯父前子隨坐耶立耶優乎有儀其呼其唯豈曰無知式燕爾後惟慈及孝薦葦實勤滅裂匪報視此銘詞不尚有詔

林沙溪公墓誌銘

王慎中

方晉江之盛有鄉先生曰顧新山公李竹坡公林沙溪公並以年德化服於鄉顧公好急民之病上說下教有司有所訪政李公樂誘進後生獎人以文林公善以和飲人尊俗於不爭不知人過而常使知愧以自悔革三公所長不同皆有以善其鄉而所得各有至者顧公起廢歷官至戶部侍郎而後致其事李公以尚寶卿起家起之終不出林公獨以為御史時有論事之者持議者不觀其仁而誅其過公亦負瑕含慝恥為辨竟廢然以

廢久善於鄉之日尤多得與二公參其功二公亦雅相引重視他人無如也李公既歿士無所宗顧公與公歸然並存有司尚得以諮其治俗猶有所愧頃顧公亡公亦相繼化去鄉之耄倪有哲有愚昏相弔以人之云亡蓋知斯人之喪非夫人之為喪也公所以能愧人者出言醇簡必依於仁禮容莊而溫竟日無惰氣迨老彌篤而事親孝不以貴弛其勞友諸弟以恩貫處熟游者莫知為有殊出居在市集未嘗齒物價於財漠如也其實

行內修感動在言之前而意厚誼敦神情恬裕稱其為容也其所以廢由以御史按江西疏論宸庶人有孝行宜褒以勸時宸庶人方包逆謀多為不法而外飾小行以買名喪其親善哭聲動宮庭徒步送塋公謂是其謀不可測既難以輒發且可因其偽而與之使益為飾以自蓋匿或不遂為逆即使為逆猶可少緩其發徐為之圖陰與都御史孫公籌所以遏折脩防之術甚悉而僉以疏入公去江西未幾逆變作議者以疏為公罪其所

為陰籌既甚秘人莫能知孫公以節死無復為上言故以坐廢公心事昭晰無有疑其朋者第斥為畏禍徇庶人之意以苟免也然公在江西抗法自嚴宸庶人侵之數矣卒不能得志公亦堅不為奪其跡最著而體大禮重者不以朝服謁不以朝禮見其子便殿曲宴不奏觴為壽論揀御史范輅被逮輅之逮宸庶人所中也累以禮與爭絀其邪心顯與為拂顧幾以一疏免不待智者知其不出於此矣公始以乙丑進士發身即乞歸養逆

瑾怒廢數年瑾敗而後得除為台州推官在台州執律
例以拒監司不敢以獄比輕重狗大吏風旨滿三歲考
勺天台國清寺山泉啜茗數杯而已未嘗移一長物還
家正德中年戚畹內侍多寵倖驕佚踰制靡有顧畏獨
喜結言官有私與為好珍玩重賄無所愛公為御史閉
關掃軌無權貴之交門外悄然利欲刑禍易溺而多怵
皆人所常患世常有慷慨蹈禍而不能自潔於利者至
其清心淬行不為利溺宜非刑禍所可怵而屈也公於

利若此豈以宸庶人之威武失其守苟為一疏以徇之哉公名潮字君信別號沙溪祖名金者來籍晉江自莆仙遊之沙溪徙公取所自遷為號實志不忘其始金傳四世至公之父名凱皆不顯而多有隱德以發於公公生三十六年而為進士廢七年而始得仕仕八年而廢以善化於鄉三十餘年而終蓋年八十有一康強壽考有四子一女孫曾十三人皆習公之教孝謹不惰侈其才者知向學配夫人蔡氏有賢行佐公為學與入仕能

以勤資其敏以儉養其廉始終一於敬順無諄言疾色以犯公指知公欲悅繼母事姑彌謹撫諸幼叔甚慈比長皆為之娶而接其室甚睦以公愛其弟故夫人沒公遂不近媵侍所以致其思也公喜飲酒不為嗜味而嘗以寓意托興於人無狎而無不可親客或從公游或樂致公至其家公皆不為忤神觀修朗儀矩肅然間出於諧隱自有名人長者之風凡預在席莫不躁釋暴馴充然心醉而自滿其有以愧人雖啣杯度曲之間尤有至

者嘉靖庚戌八月公卒以十二月初一日葬喪三月而
葬禮也公子弘字弘建先卒存者弘智弘守實克襄其
禮而嚴於大事其來請誌述公遺言曰微王道思之銘
勿以我葬墓在南安縣福山之麓與蔡夫人同域公從
仕日淺其志不大見於施為又以過廢惟化服於鄉其
功有踰於在仕者之所獲其過公不欲自明所以必得
予之文而後葬意良有在故予誌公之葬獨論其善鄉
之功於公之過見其為仁者尤深切而諄復馬銘曰

其為玉矣以繅籍而薦之廟中其瑕不掩斯表瑜之為
美而斲者反是之指既不可薦積而藏之乃終以無毀
玉固無意於為薦與藏人徒妄以為玉愠喜誠為玉者
謀薦則斲而藏則全亮不為彼而為此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二

封知府朱公墓誌銘

明唐順之

公姓朱氏諱某字某吳縣人也父東耕君謚以隱德為里中所推至公讀書為儒在縣學若干年以貢入太學在太學一年謝去歸老於家明年子鴻漸第進士歷官

兵部武選主事於是天子封公武選主事後鴻漸為武選郎中已而鴻漸守瑞州調守廣信又自廣信調守梧州而公復封鴻漸未去梧而公卒於家某年月日也公自少苦志讀書嘗寓蘇城北寶幢寺寺旁空室一區寺僧以寄棺槨其中歲久積疊墻壁間鬼氣觸人戶無履跡公喜曰此真吾讀書處矣因獨携一童子往讀書其中每夜中或晝風雨輒有聲陰陰若嘯若泣一童子者數以為鬼也竟驚病死而公讀書其中如故公既以老

儒生精於治經又性喜為詩所著有草堂集凡十卷蘇人故多以詩名家而近時則迪功郎徐君昌穀最著昌穀嘗數過公論詩公曰詩貴成家格卑弱固不可若規規摹擬前人逼真亦詞家大忌也且夫古之為詩者以寓性情也得之於體裁而失之於性情亦安用詩昌穀深服其言故公之詩雖醞藉古人而要於自寫已意畧如所以對昌穀語然昌穀之詩則自海內藝文之士莫不喜道之而公之詩雖以吳之人士雅好為詩者亦多

不能舉其詞豈公善韜蓄以為既隱矣不欲以言自文
邪抑古所謂山澤之士必有待而後能施乎世耶彼其
所謂有待者不獨操柄也雖文詞技藝若可以自振於
世者固亦不能為待也耶公既以讀書至老無所遇而
發之於其子副使君副使疆直有節概不善與時上下
其為宦也亦徃徃多鯁自為郎積若干年而始出守為
守歷三郡積若干年其最後徙梧梧瘴癘窮徼地也副
使君訢訢然曰吾所聞於家大人者如是吾何憾公亦

訢訢然曰吾兒如是吾何憾公卒之三年某月日副使君始得地於陽山白塿塢之北麓乃克塋公先塋之日副使君具公行事為狀來請銘余雅善副使君其語當不誣為之序而銘之公娶李氏繼娶鄒氏子五人其長副使君鴻漸也次鶴鳴虎文雉膏馬良孫男九人承家承烈承宣承武承文餘未名曾孫男四人享年七十有九銘曰

學古為儒委蛇步趨挹其容者以為此山澤之癯馳封

自天有子則然署其墓者以為此梧州之阡

楊母唐孺人墓誌銘

唐順之

唐孺人者余大父給事中曾可公之女余父永州知府有懷翁之姊余順之之姑知冠縣晉齋公諱溢之婦太學生東墅君諱壩之妻給事公與知縣公同年也故孺人以字於楊孺人性孝而惠少從給事公於官給事公卒孺人從其母周孺人與弟有懷翁扶襯歸毀而嘔血幾不可藥積數年乃止及歸東墅而東墅嫡母金與生

母潘孺人事之兩得其心中歲姑金與東墅君相繼卒
孺人梵梵遭兩喪哀慟積痞而痼晚年又遭叔父喪慟
而又病病少間痞又作遂不起嘉靖壬寅八月初四日
也年六十有三自孺人始嫁時楊氏門戶方盛舅姑皆
無恙家事一不以關孺人而衣食饒給周孺人又甚愛
其女欲數見之孺人不數月輒一來每來必月留乃去
既去則我餽遺問訊之使日不絕於路孺人亦數相報
以為常當是時孺人不知為婦之勞而晏然有為女之

樂後周孺人既沒舅知縣公亦物故東墅與其兄析產
東墅又少讀書不善治生則家日落於曩時孺人上奉
寡姑下養家婦并白蠶績必自操之而亦不能如曩之
饒給也後東墅又死其子又析產為四則家又益落自
周孺人之沒而孺人獨與其弟婦相際則歲乃一來其
後又獨與其諸姪婦相際也或四三歲乃一來其餽遺
問訊之使其數與疎亦率如其來之數孺人往來母家
既稀濶諸子又各自謀生或携妻子往田廬治田或往

贅於婦家孺人更悄然寡居而黽勉有無至老且病或不
自休也蓋孺人所歷於夫家與母家凡三世而一變
嗚呼此可以知人世之感矣有懷翁與孺人最友愛孺
人病且死而有懷翁適官永州以是病不及候其藥沒
不及憑其尸病則姪順之往候其藥沒則姪正之往憑
其尸而以訃於永州初孺人送弟往永州泣之甚曰吾
其不及見吾弟乎至是竟死且死謂諸子曰汝諸兄弟
幸輯睦吾不恨矣嗚呼諸子其終奉孺人之教以周旋

乎諸子勉之諸子者銳鑿鑄鉞也鑿太學生鑄鉞郡諸生賀氏周氏鄒氏沈氏其婦也鄒婦先孺人七月而卒遂與孺人同時以塋鄒於諸婦中最孝故其卒也孺人哭之極哀遂以病女一嫁郡諸生蔣瑄孫男五塋以十二月十五日墓在袁塘之原合於東墅君之兆將塋壻瑄既為之狀而順之乃銘曰

夫窆其中旁有令婦孺人歸此其永不朽

王冢婦唐孺人墓誌銘

唐順之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戶科給事中曾可公之孫永
州守有懷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岩之婦編修
王懋中立道之妻而余順之之妹也孺人後其兄五歲
而生於姊妹行為第三孺人幼穎慧糾組字書不煩於
教而若素為之兄每日惜女不為丈夫子而有懷翁亦
為之擇壻後乃得懋中十有七歲而歸二十有六歲以
懋中官編修故封三十有三歲而卒其婦於懋中者十
有七年王氏故饒而懋中又少貴也孺人從於宦者十

年然所服御一不改其素非賓燕不設兼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為蔬具問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為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起以為常懋中始未有子而孺人齒僅踰弱也然已數憂之一日自歸寧載一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大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相皆宜予故為君聘之既乃時時為理膏沐笄櫛飾容止惟恐不當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裙布之儉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淡泊搏約於既貴之

後任宜人有小星逮下之慈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
委曲置妾於方盛之年蓋所濡染者然也孺人事其姑
朱安人朱安人煦濡溫厚無與比孺人於諸妯中尤曲
得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為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
之側也其事懋中懋中簡重詳慎內行修飭孺人揣其
意所注輒婉為將順若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則終
日不自得其有善未嘗不力從史其間是以懋中每自
喜以為吾得吾妻也如得吾友也孺人從懋中而北也

其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款款然如在朱安人之側也其辭懋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懋中數千里外款款然如在懋中之側也既死且憤矣索杯羹嘗之以為甘也目女奴使進懋中所蓋猶如在懋中之側也嗚呼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初懋中在京師欲請歸省令孺人先歸時暑月舟人病寒熱相染有死者孺人以一女子携數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險數千里固已心恐憔悴幸不病抵家未一月病遂作再

旬而卒其病亦寒熱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女二人其一人者母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嗚呼吾宗自吾曾祖贈給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絕衣冠而女子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姊妹凡六人以夫貴者於今兩人其未三十而貴於室也獨孺人為然然卒奪之年以死豈其豐其嗇固皆適然而值之者耶抑亦數之定而不可益損者耶懋中將以丙午春正月三日塋孺人於前王村之新阡懋中既述孺人之行為狀

矣而余為之銘曰

史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也銘之後有考者其將在此

封孺人莊氏墓誌銘

唐順之

孺人病踰三年嘉靖戊申冬十一月二日而卒年四十有一孺人之病也積於驚發於悲蹙於鬱庚子冬余以狂謬俟罪者二十七日孺人寤寢惕惕若其夫蹈不測而已不能以生然者既蒙恩免歸孺人抱餘驚就途抵

家熱蒸骨如是者數年熱漸解而瘡不復肉矣未幾母
陳孺人卒臨尸而驟淋蓋醫家悲慟肺之證也每淋輒
暈死如是者又二年淋既止而生氣耗矣自是臏腫瘕
泄百痛間作既病甚則念其二女未有所歸又以為女
縱得所歸而已且旦暮死不能終其奩具襦帨之事以
為鬱鬱雖其病必不起而其感之也則若以是然者叢
三不可解之情以竟成三不可藥之疾嗚呼其可哀也
巴孺人莊氏河間守鶴溪公之女孫靜思翁之女永州

守有懷翁之婦其夫余順之也年十七而嫁二十六而夫為編修以恩例封孺人孺人始嫁見於舅姑舅曰所囑婦者無他第閨外不聞婦聲足矣自是舅往來閨外竟二十餘年不識孺人聲舅每嘆以為能婦余癖於書平生不一開口問米鹽耕織事則以孺人為之綜理也余最迂僻寡合入門則歡然若得朋以孺人素能得余心事也其與余處者則然而其鍾情母子間也特甚自父母之慕雖男子或移於妻子而女子於父母家記禮

者亦外而不內孺人雖以與余二十餘年之歡未嘗一日輟其母子之戀其所為父母家計者黽黽焉悉其乏而排其難較其家事未嘗少內外之也其教二女也愛不廢嚴其教子也嚴過於余其封十五六年余未嘗為置一翠冠其所享率如是孺人固不少謫望我而余所居官每不能過慎以速咎則孺人口不敢止也而心切苦之故余嘗謂孺人女也而任子之事母也而兼父之嚴未嘗過享其夫有官之奉而感於其夫有官之累然

則所謂三不可解於情者蓋不獨其致疾時自其居嘗則然也孺人卒於鷄鳴時燭入則漸矣自其夫及其女與妾與女奴皆有囑囑余者曰吾身後而當為計則然又曰篋中衣以歸二女餘衣以與妾已而曰田五畝以遺吾家然則其不可解又不獨其病時及瞑猶尚不能解也孺人有烈性居常不媚笑語如莊士又每聞余死生之說若有契焉故其卒也精明若此葬且迫不及請銘於當世之君子而余又茹痛不能詳也謹述其死生

大致以見孺人之平生于一人鶴徵聘萬氏禮部主事
思節之女女二其長者以字行太僕卿孫公南野之孫
臬則卒之前一月也塋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九日祔於
姑任宜人之墓而先一年則余弟婦窆焉孺人事姑六
年而姑卒其妯娌間姊妹也余既已載之弟婦誌中矣
故於孺人之塋也為之辭以慰之曰

姑於是只娉於是只生苦離只死相隨只

賀氏孫楊二妻墓誌銘

唐順之

孫孺人者太學生賀君汝勉之妻而楊孺人者汝勉之繼妻也孫孺人卒於正德庚辰七月四日而楊孺人卒於嘉靖辛卯七月八日至是為嘉靖丁酉十一月二十一日始同塋於先塋之次其地曰官壩而汝勉因以二孺人之銘來請於余余有女嫁於賀而汝勉之女又妻於余甥余女與甥往往能道二孺人之行而况鄉進士姜君為之狀可信也乃不辭而許之孫孺人父承事郎諱堂楊孺人父承仕郎諱曷孫賀皆丹陽鉅族而楊之

族亦望於無錫故二孺人相繼歸於賀氏有朱陳之睦
焉而二孺人者又皆柔惠婉婉克婉厥美蓋若生于一
家而非二姓之女偶然以聚為一人之婦者初汝勉未
有子是時汝勉與孫孺人年尚少可以有待而孺人已
為汝勉置側室且日夜冀其有子甚於自冀其有子也
及病且死猶惓惓以賀氏無子為意而屬其妾曰汝無
子吾不瞑矣又屬其女曰妾幸有子汝同胞也汝善視
之其望深而慮遠如平常時而不自知其身之悲也孫

孺人既沒而側室果有子其後楊孺人自有子與女矣
楊孺人撫側室之子如孫孺人之志而均之於已子不
曰吾子嫡也楊孺人嫁孫所遺二女悉其裝以遺之不
曰留以嫁吾女也此凡婦人之所難而二孺人能之其
操行大畧相同而孫既無子楊有子矣又夫孫年止三
十有七楊年止二十有七又皆不幸早世嗚呼此汝勉
之所以悲慟而必求予銘之使二孺人有傳也雖然顧
予不文其能使孺人有傳耶汝勉子二人楊孺人生一

子九歲而夭其一曰某聘何氏側室劉出也為楊孺人所撫者而其母故孫孺人所置也女三其二嫁楊銳周書昏孫出而銳者余甥也其一尚幼楊出也為之銘曰其生也不相識而死其同宅以寧厥魄其死也不偕行而葬其同銘以垂厥聲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三

光祿寺少卿沈青霞墓誌銘

明王世貞

當先皇帝己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沈公由清
豐令入為錦衣衛經歷數從故尚寶丞張遜業飲沈公
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

鼻聲長嘯泣數行下余私心慕異之而亡何寇闌入塞都門不啟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寇獲我中貴人為媵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斃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而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即予貢弗予孰便甫就計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寇所謂貢者也耶彼傳城而軍我城下盟耳竊以為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解言者旌功臣寇固當自退而檢討毛先生起嘯嘯言

吾姑寬寇以予貢曰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
爭之堅而沈公復為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怪而
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勿言故小吏
言胡怪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
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
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寇幾得以身當一面畢
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
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蓋

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
急則若為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
賊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
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歛
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
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
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

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誼譁亡人臣禮今復誣
詆大臣自為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
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
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
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
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粢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
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斂爭為公詈相嵩以快
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像

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啣之切骨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巽愞避寇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僂之以為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寇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為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僂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

非有言責母為耳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
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
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
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
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
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為
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為酒壽楷
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

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寇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僂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為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磔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為襄理還其諸生

今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
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
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姦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
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
書有異質從故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竒之
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為溧陽令
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為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莅
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愈自刻苦有惠愛聲故錦

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為經歷至則與鈞禮
不敢以分加公公愈益發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
狎客給事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
酬也當寇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
予敵門矣陸公為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
公既謫保安而屬歲大侵傾橐裝作粥粥饑者收百里
內骸買地而瘞之其人相率而為祠生祀公公於詩文
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悻憤激之氣徃徃

多楚聲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而憐之
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丁巳之十月
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士公璧母俞
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即襄次袞次褒即死於公
難者也最少子袞以穉免襄既白報公讐推太學恩袞
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復之吳興謁不佞某志
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銘曰

為國擊嵩不勝公徙為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

鞞鞞者億百千紀嗚呼蒿乎蕃乎順乎楷乎死而死矣

詩人莫公遠墓誌銘

王世貞

莫公遠者名叔明公遠其字一名更生字延年嘗讀短
長之書而觀所云寒泉子者慕之自號亦寒泉子今年
七十有六矣一日踵門而語余曰吾病已甚以語醫醫
不知也吾數行盡以語日者日者不知也及冬吾必死
及其未死也而有請於子吾始自長洲徙而武林也善
張九華周興叔二先生為我卜築得武林之湖墅下關

門前有古樹清流其傍兩舍可以栖妻子吾欲即其地
坎馬為木槨周於棺棺周於身預寘坎中死即埋我石
碣二一曰明詩人莫公遠之墓一樹子之所撰誌銘令
後世知有我足矣余憫而許之公遠生僻好為詩年十
七八即已能為老蒼語久之愈益苦其思務於人所不
經道險詣卓絕以為功以故鮮有賞識之者而其自喜
於詩則益甚遇廣坐受牛飲蝸諛絲馳肉飛紅粉雜還
而公遠嘔嘔苦吟自若也若了不相涉者家事大細不

復問一切失得憂喜懣快悉委之詩又高自標置時謂人近出語忽忽不道人且以岑嘉州我乎則柰何於是數見譏困少年貧亦益甚其在長洲時郡守濟南金城材之辟為博士弟子所以揚詡問存脩至晚節撫吳中丞宋望之愛公遠詩與脩賓主且曰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少陵氏殆為吾子設耶下書溧水令校刻公遠詩公遠嘗應吳令莫抑聘教其子與齊與齊後顯貴為具武林賢良厚公遠生平食息居處皆自故人而其感

獨金君宋君嘗走濟南哭金君墓寫其遺像歸奉之其
談宋君未嘗不歔歔慷慨也曰天下不乏賢疇知己者
又謂余吾年七十四而詩始成餘日亡幾去死亦無幾
何若而可余笑曰比於朝聞寃矣公遠夕死可矣公遠
有集數十卷先後刻行世始婦錢繼婦孫孫舉一子頴
一女滿皆婚嫁先世墓在吳齊門外之金鵝鄉銘曰
長洲生武林死中游燕齊逮楚尾獨詩與窮相終始

汪次公暨吳孺人合塋墓誌銘

明李攀龍

次公生十四而無寵於父也有奴睚眦父怒而不言公
輒奮白挺詎曰奴無禮於家大人罪當誅奴蒲伏受杖
乃白罷之而里中壯之矣比居庭惡聲不及犬馬父疾
為侍卧起決旬輒瘳父乃大驩驩之日乃自燕代請鹽
筴客東海諸郡中而昆弟子姓十餘輩亦因受賈從公
公既饒弟姓亦各數倍然後報成於父也時東海諸郡
部使者視鹽筴必召公畫便宜有司乃籍公為鹽筴祭
酒而浙東西皆知汪次公中貴人景之守浙也欲賄于

賈而誣之法賈昏亡至括則獨疏次公名謂吏此節俠
得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公曰柰何以我殺季乃自
詣吏景目而誰之公曰歛賈豎注玄儀也旦夕且千金
為壽不恐湏臾貴人耳景曰吾聞守義不聞玄儀公曰
字也此中善視賈豎故不名公出則實無千金念給之
重其禍即持券貸郡帑千金太守梁公許諾會劉瑾敗
而景收公得完諸賈勞公公謝曰干支家言我生之辰
適有天氣果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

海老馬曰安能白首刀錐為二子守也吾所為修業而
息之在此兒矣蓋中丞公已生者三年及舉進士除黃
岩令乃大喜曰孺子試為吏矣服駒以轅齒壯則良發
軼雁行吾懼其泛駕已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
歲云吳孺人者歛之長林人以大父吳公予公而歸公
而吳公故客甌括間孺人則勸公受賈吳公也公行孺
人為治室中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產十餘家家質於
孺人孺人無勿應而又不責其子錢居數年諸宗人皆

德之會有故轉徙則十餘家家屬婦人矣公由是不問室中至家大政積著之理顧未嘗不取裁孺人而徃徃片言定也初孺人與媵黃氏俱未有子有為使物之術者謂公父曰何公之先府君有客乎吳公也其謂府君曰我之帝所乞丈夫子畀吾孫既得請渡河而為執輿眇夫吳某所覆丈夫子仆輿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又謂府君謝矣曰吾亦得請於汪氏之宗祏矣又為客答曰雖然必以吾所請者畀

吾孫使先一月舉之公所請者昇騰黃氏也弘治甲子正月封君良彬生左乳懸疣恚與語合踰月黃氏乃生良植初吳公子次公孺人而諸母譏焉謂孺人曰田家兒乃大而門又安用持葦蕤鑰如諸母為也蓋吳公見次公冠田家冠無苛禮謂大而門矣言鑰者示諸父之有深藏託扁鑄諸母佩組自愛雍容而已而次公將不良於賈也後吳氏中廢孺人徧存諸母而置其事云生七十有八年而卒為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

賈而誣之法賈昏亡至括則獨疏次公名謂吏此節俠
得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公曰柰何以我殺季乃自
詣吏景目而誰之公曰歛賈監汪玄儀也旦夕且千金
為壽不恐須臾貴人耳景曰吾聞守義不聞玄儀公曰
字也此中善視賈監故不名公出則實無千金念給之
重其禍即持券貸郡帑千金太守梁公許諾會劉瑾敗
而景收公得完諸賈勞公公謝曰干支家言我生之辰
適有天氣果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

海老馬曰安能白首刀錐為二子守也吾所為修業而
息之在此兒矣蓋中丞公已生者三年及舉進士除黃
岩令乃大喜曰孺子試為吏矣服駒以轅齒壯則良發
軻雁行吾懼其泛駕已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
歲云吳孺人者歛之長林人以大父吳公予公而歸公
而吳公故客甌括間孺人則勸公受賈吳公也公行孺
人為治室中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產十餘家家質於
孺人孺人無勿應而又不責其子錢居數年諸宗人皆

德之會有故轉徙則十餘家家屬婦人矣公由是不問室中至家大政積著之理顧未嘗不取裁孺人而徃徃片言定也初孺人與媵黃氏俱未有子有為使物之術者謂公父曰何公之先府君有客乎吳公也其謂府君曰我之帝所乞丈夫子畀吾孫既得請渡河而為執輿眇夫吳某所覆丈夫子仆輿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又謂府君謝矣曰吾亦得請於汪氏之宗柘矣又為客答曰雖然必以吾所請者畀

吾孫使先一月舉之公所請者昇騰黃氏也弘治甲子
正月封君良彬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踰月黃氏乃生
良植初吳公子次公孺人而諸母譏焉謂孺人曰田家
兒乃大而門又安用持葦蕤鑰如諸母為也蓋吳公見
次公冠田家冠無苛禮謂大而門矣言鑰者示諸父之
有深藏託扁鐻諸母佩組自愛雍容而已而次公將不
良於賈也後吳氏中廢孺人徧存諸母而置其事云生
七十有八年而卒為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

若朝夕殿卿在側者殿卿得以遷德王府右長史歸凡
三歲太宜人乃卒母子相存宜人力也殿卿長史德王
府勸中官某氏子弟又有裝索將寘之而逸者珠珥直
千金矣宜人遽曰安用此糞土加諸首豈以為有庶吏
未必有庶婦乎德王府雖里閭萬里矣後殿卿市一珥
示宜人宜人曰此大類某氏物何從致之哉然治家人
生產其稍入皆手自簿計緡筭衡量焉太宜人每取卮
酒餉令立盡之矣癸亥殿卿補周王府長史以宜人從

明年宜人還濟南尚猶時時傳敕諸婢妾不絕即諸婢
妾無不人人若宜人在邸中也還濟南者三年封宜人
封宜人若干月而卒隆慶戊辰七月三十日也距生正
德某年月日凡五十有八歲云子男一人即復郡諸生
娶德府儀衛副薛來女女二人一適進士于鯨一適邑
諸生李應聘孫男二人宗周娶保定府知府陳鞞孫女
朝周末聘女五人一適太學生史本子史某一適前進
士宜興縣知縣谷繼宗孫谷某其餘未聘殿卿名邦才

周府左長史階朝列大夫宜人郡之德平人父名某母某氏卜某年月日塋於某山祖兆云誌曰余蓋自弱冠與殿卿游狎知孟宜人賢矣柰何宜人之於里閭見謂自健也夫自健之譽實近於悍柰何里閭之於宜人見謂自健也夫力貧支憊甘荼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言宜人信自健困於捐篚剪結而不變於裝橐千金即不變於裝橐千金而家人稍入簿計緡筭百不失一宜人信自健憚於殿卿諸婢妾人人如在其邸中者宜

人信自健然而太宜人臨新婦亦已莊矣至哺糜尊所
而卮酒餉之殿卿禮宜人如賓及其館於甥於髮髦而
脫然無疑於愛子又何可謂自健也大誼章章而譽近
於悍又柰里閑何殿卿自狀宜人扼腕於蘇季子朱賈
臣之取絕於其妻也德宜人深矣然自二子之妻無似
耳安有匍匐乞憐後車命載而能糞土千金叱裝橐唯
恐其污已哉何以有功于廉吏也不知其婦視其夫矣
何里閑之未有以槩於殿卿哉語曰弓彊于彌衣鞞於

裏此殿卿之所由腹悲也是為銘銘曰

欲婦是圖視其夫欲妻是孚視其夫大誼用章此焉攸

藏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_臣李采

主事銜_臣徐以坤復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李荃

謄錄監生_臣馮士新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十四

詹仰之墓誌銘 明歸有光

仰之姓詹氏諱萬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崑山客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其於文章非能學而知之也顧生平好之甚於知之者至忘其

所事迨於死而後已世之論者必知之而後能好而仰之乃好之甚於知此豈其出於性然耶為賈與為學者異趨也今為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為賈者歎為學者之好豈不異哉初仰之從予友吳秀甫游秀甫死數年矣仰之且死之歲亟來見予予與之談秀甫之為人恍然如生相與為淚下然其意欲有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召其所與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文字數十卷付其子遂卒予悲仰之之志會其子

巖秀崑秀以其喪歸休寧問其葬曰某年月日某原也
因與之銘曰

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父詹嘉詹何詹尹而唐宋間
有奉忠公五大將軍以忠勇秩於祀典今為休寧五城
之詹然近世貴顯者蓋少也雖然賢如仰之也而予為
之銘夫亦烏用貴顯者耶

朱隱君墓誌銘

歸有光

君諱珽字朝貴蘇州嘉定人世居守信鄉蒲華里考諱

錦祖考諱毓魯祖考諱惠元始姓趙氏中冓陳氏而贅
於朱趙湮微不可考朱母之子繁衍遂為朱氏今蒲華
里人皆稱為橋內朱家云君生而英邁年八九歲里中
豪來過衣服都甚家具酒饌延之益敬豪益倨君瞋目
直視語祖母曰是人何為者也持杖罵且逐之豪遽起
出曰健兒可畏也嘗以事謁龔尚書應對慷慨尚書曰
惜子居田舍若為士作能吏矣忽一日棄耒入郭中問
儒生學弱冠選為社師吉月令召諸社師試詩君詩令

常獨稱善代父徭之京師道塗所經輒藉記得進士錄
展不置曰設吾有子當使為此輩人時子用賓未生也
常以財推讓其弟而性好賙卹人遂不能自給日取古
詩吟咏怡然自適晚得子慈愛之尤至性不忍睚眦之
怨至老乃益寬和絕不與人校寄傲草野間不至城市
者二十餘年年幾七十子用賓登鄉進士錄主司第其
文最高學者傳誦之卒償君所愿云君配李氏繼嚴氏
孫氏子男二人長即用賓嚴氏出友恭尚幼女三人王

項陸萱吳中英壻也余與用賓數於京師相見嘉靖四十一年同自南宮下第還君長余先人一年先人以四月謝世而君以五月三日實與用賓同此終天之恨兩人相聞皆悲慟也用賓以明年十月某日塋君於漕浜之原蒲華塘之右使其門人進士陳應台具狀因同年進士秦霑丁允亨來請銘吾先人尚在殯何慙為君銘而義不可辭銘曰

性倬直兮不能莠也躬草萊兮貪墳典也苦為義兮自

屯蹇也有嗣人兮能振蹇也逃閒野兮老閉鍵也惟命之逢亦未顯也在君之後終獲戩也吾為斯銘石可篆也

高君墓誌銘

明徐渭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為人如出冶劍少即露鋒鏑師參議胡公

某某數睨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子嘗提千金
產欲後君君謝去人竒之無何果以賈數致千金歸則
跽進其尊人恣所以既又澤其宗連若窶舊故必遍且
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燕齊數千里皆知高
髯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為
營且費徃徃傾囊然至貴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
其一銖於甌不得也晚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
裁於義時召客把鬚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

忠孝人遇災禍輒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
度居庸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猶
睛睽睽若果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苻平清
豐時當吾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
沒頸來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為皆此類也君敏
絕素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事人怪
之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為及繫君每
入餉我必日夕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君

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塋也諸子
來告曰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二十有八日告所
曰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涕曰君
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塞哭霜臣擲狸睛眇蚨緡過我之日兮風伐木樸
兮椒爾兮孰

嫡母苗氏墓誌銘

徐渭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諱

有文雲南府廣狼衛百戶某之弟為澂江府諸生羨丰
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褚氏太君生宜人有文公
年二十一病死時涓府君已舉於貴父之始拜巨津知
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既道病死殯雲南之歸化
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時王先生之尊
公諱理者適為兵備僉事按雲南於府君為中表兄弟
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鎮南潞南江川祿豐三泊諸州
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於麗道遇宜人姪佐旅語及宜

人府君稍以媒往不入其後府君攝江川佐又為太君
訟其母家負嫁時所與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
武者家雲南為千戶徙太君與冝人其家楊既富人公
復有屯田在嵩明屬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冝
人事遂成之冝人乃歸府君冝人寡六年而有佐語又
六年而嫁其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憤其宗人當
始嫁冝人時利壻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令更利謂
府君徵那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之

及嫁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啣宜人臂以別故其
當府君仕及解官歸即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益
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迨後家零落舊使侍
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渭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一日
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啣渭臂以訣而命火其骨歸太
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某年月日合府君
塋焉宜人性絕敏畧知書其持身嚴教尊重內外莫不
敬憚其描寫俎醢為世女師其才畧酬應畜釀種植出

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塾師老牙嫗悍奴
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渭則窮百變致百物散數百
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渭粉百身莫報也數
欲携渭走其鄉謁太君時節旦暮數為渭道其鄉親故
變遷景物風俗宛在渭目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
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反在江
川養其姪某家時兄潞去家徃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
見之而宜人不得聞也痛哉渭既以宜人寶渭事多不

可述而哀宜人生死終孤羈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履
特詳而收涕以銘之銘曰

魂欲往兮柰何在此魂欲留兮柰何在彼愛母與兒孰
少孰多魂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武邑知縣封奉政大夫祠祭郎中鄒龍巖墓誌銘

沈一貫

夫士惟無志志立則朝受事而夕拜其賜需時先後哉
余觀餘姚鄒先生可誌矣先生諱名字仁甫自為諸生

有大志藝精出人上嘗試為八邑首而久不遂晚以貢入則其子學柱為儀制主事矣會天子推恩先生當封而不肯受曰吾亦有志也遽以子官閭我哉乃謁選得武邑尹既之官三月上疏損其社疏畧曰武邑民幾五萬口而地止四千頃地少而鹵民多而貧乃有二十五社夫社多則賦多而不能給臣按比縣棗強地三於武邑南宮兩之新河溢四之一皆肥饒而社不滿二十五率四百頃一社耳今武邑社不能十頃少或五六頃以

充父老又苦盜先生申保甲十條有大盜逸界中輒得之監司下其法於諸邑其他簿正諸冗費尤多蓋在邑歲餘而省金二千皆著為經制云一日又問父老尚有苦乎皆對曰無有先生為一笑既而嘆曰吾素羸疾自為令臂月減一分所以恐不去為父老也父老幸無苦苦苦我矣即請致仕而上官持不許會朝闕下遂上書解綬歸就儀部封已加封奉政大夫祠祭郎逍遙林壑之間甘糲煊布顧獨不廢勤也貴官人非禮不見邑以

鄉飲賓之不得已一往已則廉訓學柱以廉蓋直方君子云自正德丙子距萬曆戊子享年七十有二配丁宜人縣學生丁公介女子二文柱府學生娶金文學玄女學柱戊辰進士雲南按察使娶陳公如賢女封宜人銘曰

士固有志靡靡者嗤誠服於治一割必奇孰即清途不點世資誰其食肉閔此怒飢矯矯鄒先赴其素期慮周民瘼朽骨生肌介直以勞為吏人師稍試輒收固未易

知昌其嗣君誨之不淄我懷伊人如璋如圭雖其瘞之
江山暉暉

有明處士潘仲公暨配吳孺人合塋墓誌銘

湯顯

祖

余讀李本寧氏為歛潘仲公殯宮銘有子之恒以文名
交天下士而先是王元美氏為仲公配吳伯姬志墓固
已云之恒為國子上舍以文事游大人矣時余官留都
獲與定交一日以諸公前後所為二尊人傳志哀誄馳

而告曰潘故周畢公高之後也唐乾符間有刺歙者留
家馬宋建炎中武節大夫瑀實遷巖鎮十四世而有之
恒大父判汀州郡事侃先人其仲子也少偉敏涉畧書
傳大父方困諸生間不欲更以苦仲子令受賈于吳大
父歸而棄賈以養所居多奇濶之行而母吳故同邑人
太學思誠女也曾大父御史瀚瀚父兵部侍郎寧而祖
楫猶為江西布政司都事世家矣而母飭於婦事靜好
柔恭歿而私謚之懿則諸君子之志也將合兆于某所

卜未有日請豫為之銘噫甚矣之恒之不欲忘其親也
按狀公諱君南字南仲里人稱為仲公為人開達志義
自喜鄣吳間多傳其事嘗呵尉下騎令無以昏夜收辱
孝子贖唐太史臯遺宅祠臯是亦氣決者能耳余獨喜
其不就督府幕下告身官一事嘉靖季倭熾吳越間胡
公宗憲督諸路兵治倭開府于越檄時權重能暴貴富
人而汀州公里戚也南仲方賈吳幾中倭脫身以免伏
崖壁觀倭跳梁狀曰此易與耳時真州守帥盧鏜故習

兵未知名而里人子羅文龍有機知亦流落無所用仲
公歎竒此兩人為言于汀州公致諸督府果以其策破
走倭進鏜元戎而以丈龍參帷幕謂汀州公曰二人微
公子不及此吾且以魏無知之賞為公子功仲公聞之
笑曰彼以我為真賈者耶去吳走真州不受嗟夫此不
唯知二子且知胡公游處泊然榮皆無所與有非高步
遠識漫然氣決者能乎而孝睦之節甚著內恕孔悲則
吳孺人裹馬汀州公性卞急仲公常得其歡三子分月

而饋至仲則吳孺人常為設十數人食賓從諸倡樂有至者輒留為汀州公歡噓常盡一月止所食具竟晚脆好流羨汀州公笑曰幸無驕老人口難為季也諸客亦皆相戲曰吾等行需仲月乃來就公耳而仲公亦復好廣賓客諸博徒踴蹴技擊倡優禡戲如汀州公性復卞急常以客至飲不猝具抵几發怒吳孺人聽之無如也徐以辨蓋汀州公晚而有季道南庶徐出也仲公憐愛之與同母兄程孺人所生周南三分其業常與季多而

孺人亦徃徃致謹於冢婦似氏禮遺諸姑緩急無歲時以稱程孺人之意汀州公老矣有妾余以其女子來公歿仲公善視余而嫁其女子名家及仲公多嬖吳孺人安之曰樛木谷風之詩吾習之矣乃更有進此者仲故矯壯無病老而哭其兄周南冬逾春卒毀也而吳孺人亦以其父太學遺言三振其弱弟坡若增於危絕為舉數喪歿而猶視此不亦孝睦之節甚著而內恕孔悲者與至于之恒美而文所遊客多車騎長者禮際治具滋

益恭然亦時以意喻之恒曰兒治詞賦較吾治老莊言孰多而孺人亦時時勸厲本業已而嘆曰勉之汝母亦旦暮人耳竟未終其年以歿仲公哀之已卜貳於真州陳凡生子女有婦而後令孺人子母視之曰不忍忘吾懿也仲公去後所與游無貴賤悲思之生卒年月日子婦孫若干具方定之氏吳無奇氏狀中宜為銘銘曰

質義文禮士或以鄙任達所激反復可喜推進利國恥食其報儒者之恭俠者之傲實老迎志悅愉有羨外內

禮洽存亡義貫父客小徃子客大至講養蓄旨媚於三世世曰能家所急者財令德靡效竒服是偕通人懿妻倫常响俞靜躁相扶宜年儷居母齡距艾翁越三紀壽祉何常恢其有子潘才世欽哀誄紛葩我賢為銘貞其休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十一